

案藏玄机② 旧梦遗踪

费克申◎著



警界最跌宕起伏的刑侦追踪！
本土最震撼人心的推理盛宴！

诡谲难解的灭门悬案，神秘莫测的连环杀戮
是亡者的心有不甘，还是生者的噩梦延续？难道只有他们死了，她才能安心地活着？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案藏玄机②

旧梦遗踪

费克申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案藏玄机. 旧梦遗踪 / 费克申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221-10754-1

I. ①案… II. ①费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7005 号



案藏玄机之旧梦遗踪

An Cang Xuanji Zhi Jiumeng Yi Zong

作者 费克申

责任编辑 张静芳 宋鑫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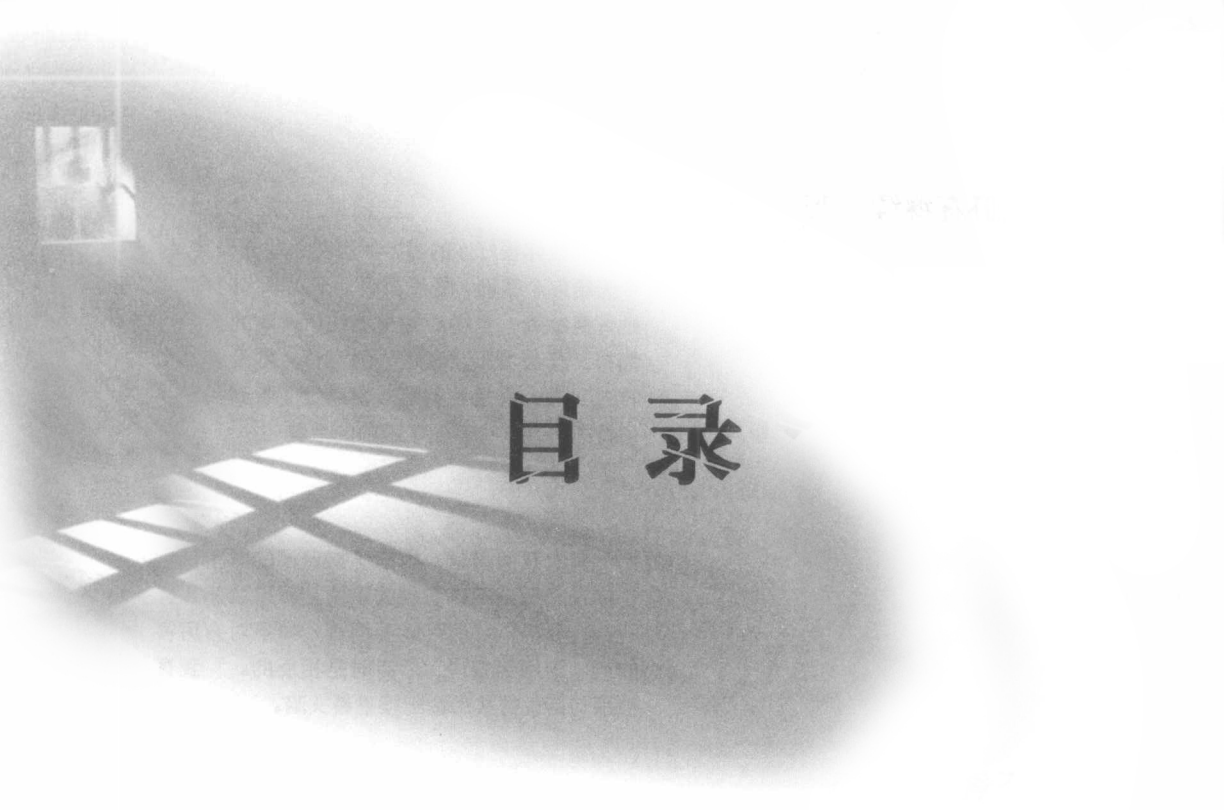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38 千字 印张 14.5

ISBN 978-7-221-10754-1

定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目 录

引 子 / 1

一 两个警察三十年 / 5

马奎——虽然是老人的儿子，但却是真正的一家之主——倒在了外屋，他大劈着双腿，身上穿着他那几乎从不脱下的军大衣，两臂平伸着，在地上画了一个“大”字。他也是七窍流血，脸色发青。他的弟弟，马家的老五，叫马库的死在了大门口

二 报 案 / 19

有人恐吓我，我可能有生命危险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我死了或者活着都不要紧，我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人，在死亡面前我也不会屈服。但你知道我还有个母亲，我父亲死得早，是她一手把我拉扯大的，她的工龄早都买断了，身体又不好，如果我不在了，她怎么活？我……不……

三 恐吓在继续 / 25

“让你管好你的嘴，你居然还敢去公安局。今天给你个教训，要不再听，下次取你的命！”她浑身冰冷，觉得心都被冻住了，她的嘴唇在颤抖，牙齿发出“嗒嗒”的声音。她没有力量转过头去，只是等着那一击。她能听到头部被击打的声音，也看到了眼前的黑雾……

四 滴水不漏 / 41

有次我问得紧，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：“你说，看到不该看到的事情，后果会怎么样呢？”我说：“很可能要倒霉，如果对方厉害的话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有时是相反的。”我真被那句话说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

五 下落不明 / 55

胡亮准确地走到杨财根画出的地方。“混蛋东西！果然被取走了。”他提开一块被撬起的木板。古洛走过来，就着电筒的光，看到地板下空空洞洞的坑。

“地板是新撬开的。”胡亮用电筒照着地板的木头碴。

六 风波又起 / 65

这一击来得又快又猛烈，他没有感觉到疼痛就摔倒在地上。他想问一句，但没来得及张开嘴，第二击就让他失去了知觉。在这一瞬间，他才知道他犯了个大错误。“人心真是坏透了。”他想。

七 初现端倪 / 77

技术科的人忙了几乎一个晚上，没有发现有价值的蛛丝马迹，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来过，而且用过这里的电话。这是因为嫌疑人揩拭掉了电话机上所有的指纹。“比出厂时还干净。”技术员说。

八 风云突变 / 101

但一股刺鼻的味道让他的心猛然一缩。这完全是直觉，虽然他从没闻到过这么刺鼻的血腥味道。他只看了一眼，多豪华的客厅！一个人躺在华丽的羊毛地毯上，白色的睡衣上沾满了他可以断定的鲜血。“死啦？”他有些不相信……

九 本案结束 / 123

胡亮推开她，拉起被子。这是一张认识的脸，不过和在这个世界上时相比，他瘦了许多。胡亮把手伸过去，已经没有了呼吸，拨开眼皮，那凶狠的眼睛失去了生气，放大的瞳孔让眼睛显得特别黑。

十 死灰复燃 / 143

他已经感觉到了，危险在向他靠近，越来越近，像是人的脚步声一样，他能清楚地听到；又像人的影子，似乎能看到；还有一种气味，潮湿的、刺鼻的，不是臭味儿。一只手，似乎是一只手，抓住他的肩头，那么不怀好意。

十一 局外人 / 161

吸了一口，他的情绪就变了：“想整我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。想当初，我开始干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到过万一以后翻脸，就只好鱼死网破了。也许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。豁出去了！”他激动起来，狠狠地抽着烟，房间里顿时烟雾腾腾。

十二 否定之否定 / 177

是他的邻居。可能是他的父亲先发现的，但被犯罪嫌疑人打倒在地。他发现父亲倒在地上，看，就是这儿，就叫了救护车。他媳妇也来了，帮他照顾老人。这时，他发现邻居家的门大开着，就进去看了看，没想到发现了邻居的尸体。

十三 过去的故事 / 187

高丽华那穿着一件小夹袄的丰腴匀称的身体纹丝不动，她仰着头，两手向上张开，似乎月亮要掉进她的怀抱中。她头发是散乱的，后面随意挽成松散的发髻。马奎虽然没有看到她的正面，但他却好像看到高丽华在流泪。

十四 电话号码 / 203

她头发是散乱的，后面随意挽成松散的发髻。马奎虽然没有看到她的正面，但他却好像看到高丽华在流泪。他没有敢喊出来，只是感到天越来越冷，那寒风似乎刺进了骨髓。他蹑手蹑脚地轻轻拉开大门，悄没声地走回屋子。当他躺下的时候，疑云涌上了心头……

十五 败 亡 / 213

可是，电话号码的调查却陷入了泥沼中。时间虽然不过十年左右，但对一个发展神速的国家，特别是电信业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地向前疾驰的国家，时间却过去得太长了。“系统都换了，没法查。”电话局的人像是能解决问题一样，斩钉截铁地说。



引子

夜很深了，风凉了起来，毯子似乎薄了，月光似乎被路灯感染了一样，失去了她那温柔的光，变得面无血色，苍白、阴险地趴在床上，像幽灵睁大了眼睛观察着人类。这不怀好意的窥视会忽然间变得杀气腾腾、凶险无比，每逢这时他就知道要出事了。果然他听到“窸窣窸窣”的声音，是在穿衣服吗？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装扮自己？真是古怪。接着是轻轻的脚步声，在这深夜笼罩的大屋子里走着，好像是漫无目的，就这样迎接明天没有太阳的阴暗早晨。这时断时续的声音最让人烦恼和不安，虽然他知道这是不能止歇的，但在他内心却盼望着这一切早早结束。也许今天是个例外，一会儿声音就会消失的，好似现在窗外猫头鹰的阴森啼声一样。人们说猫头鹰是不祥的动物，这屋子里的人和它一样。

忽然一阵更奇怪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比那脚步声还要轻微，像是一种夜行动物发出的。他屏住呼吸，听了一会儿，断定不是脚步声，于是就紧张起来。他看看窗外，树枝的影子斜挂在黑暗中的玻璃上，忽然微微摇动了一下，像是一个鬼怪伸出巨大、枯瘦的手指指点着他一样。他忍不住了，猛然坐了起来，毛骨悚然，但他还是努力镇静着自己，竖起耳朵听。那个声音没有了，他听了足足十几分钟，那个声音还是没有出现，但脚步声依旧……

他倒了下来，把头钻进了毛毯里，他知道当那灰色的晨曦出现时，鬼魅的世界才会结束，但接下来的夜晚，又是恐惧的循环……

睡不着。每当这样的夜，当月亮睁着惊恐的眼睛，能照射进人身体内部的冷光肆虐的时候，在天边那月光隐藏的地方，血的海洋就会无声无息地出现。

不，人眼是看不见的，但却能感觉到。那里泛着涟漪，黑夜溶解了它的红色，只有当它逼近时，照射在那上面的月光才会变成红色，不是鲜红，是深红，一会儿工夫又变成了黑红色。乘着这时的光看，那上面漂浮着白骨，有四肢，有身躯，它们似乎是分离的，但仔细看还连着，是用腐烂的皮肉连着的。最可怕的是头骨，就是人们叫做骷髅的东西，它们都是一样的，黑色的深洞是眼睛，尖尖的，鼻骨高高翘起，那两个难看的小孔告诉着人们智慧在这里停止了。嘴里有牙，又大又白，凶狠地呲着，像是在威胁着观察它们的人们。这些失去灵魂的东西正在用它们的牙齿向活人的世界挑战。多么清晰呀！这一幕像大屏幕的电视画面一样清楚、明亮，看着这些，谁能入眠呢？

就连风也活了起来，这外面轻轻吹起的风，虽然听不到，也感觉不到，但却可以看到风在吹着。血腥的味道随着风在屋里弥漫开来，刺着人的嗅觉，越来越强烈，也越来越新鲜。那种膻腥只有在屠宰场可以闻到，作呕的感觉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了。

周围是寂静的，但隐隐约约会听到极其小的“嘁嘁喳喳”的声音，这是人在说话，那些隐蔽在这无边黑夜里的人在商量着什么。也许是阴险的报复计划，也许是痛苦的倾诉，也许是他们之间的笑谈。听不清楚，声音太小了，小到烦扰人的耳朵、刺激人的神经、让人坐立不安的程度。他们是幽灵吗？真正的幽灵，也叫鬼的东西吗？他们现在在哪个世界？如果在这里，他们怎么生存？就是这样昼伏夜出吗？可吃什么呢？太让人伤脑筋了，太可怕了，一切到那晨光出现就会消失，即使是没有太阳的一天……

每逢天地间充满月光但那光却冷酷得让人心寒时，睡意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，消失得让人忘却了人还有睡眠这种自然需求。说说看，这时还有什么能在你的心中出现或者涌现呢？对，是仇恨！只要是仇恨就和往昔有着关系，不，仇恨就是往日的情感在今天的出现。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，还有少年、青年以及现在，不过是充满了穷苦、耻辱的每一天，让人回想起来就痛苦难当，那就叫不堪回首。但是，要回首，就是咬紧牙关也要回首。当然对细节的回忆是没有必要的，只有几个片段，如同一部熟悉的电影中的精彩篇章一样，只要看一眼，内容、氛围以及震撼内心的情感就会油然而生。于是，那种愤怒就出现了，让人能咬碎牙齿。这时的心肯定破碎了，大脑肯定僵死了，身体所有部分肯定都麻木了，只有血液还在狂奔着，像要冲出血管的束缚一样膨胀着、激荡着……



这是极其痛苦的一刻，有时这种体验会持续很长时间，直到泪水自管自地往下流，整个人都在无所顾忌地发泄着内心的苦闷。不过，这一般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，接下来就是冷酷地计算，就是对以后冷静地预想和对眼下有条有理地整理。理智是最严厉的，无视一切，勇往直前，踏碎任何阻碍。如果是自己的话，也会被理智毁灭，但一旦成功，目的达到，那种胜利的喜悦将是世所罕见的。去日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，阳光在照耀着，前途正像这阳光照耀下的大路一样，笔直地伸展到地平线上。谁都知道这是条多么辉煌的大路，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路——当人们走到这条大路上，人生有了意义，人才像个人。为了走上这条路，谁能不为之付出一切呢？即使是生命……

一 两个警察三十年

他与众不同，这话不是他自己说的，而是认识他的人给予他的评价。按理说他应该自豪，但事实却不是这样。他对人们这么说他有些恼火，因为这“与众不同”的成语不是用通常意义上的解释，说句难听的，就是说他各色，而且还要加上一个副词——很。连他的老婆也这么说他，虽然她已经在三年前去了那个世界，但他还清晰地记得她在说他时的表情和刺痛他心的话：“要不人们说你什么来着？对，刚愎自用、一意孤行，就像你们局长说的。要不，哪能现在还是个科长呀？”

“说得对！”他想。当然是现在——他退休这么多年后才承认老婆说得对。但他立刻又否定了这个说法：“难道人云亦云就对吗？不，不对。譬如……”譬如什么呢？他犹豫了一下，但立刻就想起一个恰当的例子。其实，这“想起”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。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，三十年来，一旦有空，他就会想这件事，令他寝食不安。即使别人劝他说，这案子不是没办法嘛，还想它干啥？他也还是不听。为了这事，上级让他离开了那里，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。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也成为同事和老婆给他秉性定性的一个论据。

“不，不对。没有鬼，没有神，一家人就这么死了，死得蹊跷呀！”那天的惨状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的眼前，而他也像从未老过一样，思维敏捷，身手矫健。人只有在回忆中才能躲过岁月的纠缠。

两个老人躺在炕上，老太太身体挺得很直，仰面朝天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但没有太多的痛苦表情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因为她身体太直了，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她正常的姿势。而老头身体蜷作一团，头是侧着的，嘴下面的炕席上

的口涎还没有干，可见他当时吐了很多分泌物。掀起他的头，看一眼他的脸，没有一个人不惊恐的。他还记得当时一个年轻的刑警，后来当上公安局长的小邢吓得尖叫了一声，那声音至今还在他耳旁回荡。虽然干了这么多年刑事侦查工作，但他记忆中最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就是这一声。老头的死相恐怖不仅是因为他扭曲的脸、黑色的嘴唇，更是因为他眼睛是大睁着的，猛地被翻过来，他的嘴一下子就张开了，像是要发火似的。人们以为他会跳起来喊些什么，但他却又慢慢地合上了嘴，嘴角浮起一抹微笑，很客气的样子。紧接着眼睛里、鼻孔中和张着的嘴里汩汩地流出黑色的血液。马奎——虽然是老人的儿子，但却是真正的一家之主——倒在了外屋，他大劈着双腿，身上穿着他那几乎从不脱下的军大衣，两臂平伸着，在地上画了一个“大”字。他也是七窍流血，脸色发青。他的弟弟，马家的老五，叫马库的死在了大门口，他的手拉着一段被当做门把手的绳子，脸靠着门，腰部以下拖在地上，上身扭曲着，像是还在挣扎着。他的表情是除了母亲外最平静的一个，但七窍中流出的血也是最多的，脸和脖子上血迹斑斑，乍一看像是被人打破了头一样。

“惨祸，灭门惨祸。”他记得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。他还记得人们都看着他，因为他年龄最大、最有经验，而且还是公安局的一个小小领导。

“把现场封锁起来。”他斩钉截铁地大声说，“没事的人不要让进来。”说着，他走到屋外，看着篱笆墙外挤着的人群。屯子里的人能走的几乎都来了，比生产队开大会来的人还要全得多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是愣愣地看着。这幕惨剧惊呆了住在这个偏远村庄里平静、温和的人们，他们显得呆头呆脑。不过，只要再等上一阵子，也许几天，也许一个月，他们那丰富和沉邃的想象力就会爆发出来。

“回去吧，回去。看看各家的猪跑出去没有，看啥都比看这强。”他喊着，挥着手，像是在赶苍蝇一样。

苍蝇般的人群却不像苍蝇那样敏感，他们动都没动，筑起堵人墙，固若金汤。他看看村干部，那些人也没有任何反应。他知道只有开枪才能驱散这些人，于是，就一翻身再回到屋子里。

他又大略地看看尸体，然后推开另一间屋子的门。这是和死人的房间相对的屋子，是马奎住的东屋。他刚看了一眼，就吓得胆战心惊。这里的景象似乎比外面还可怕，而这令人恐惧的根源就是依偎在墙角上的那个女人。

那个女人半躺半坐在炕上，身下盖着红白花面料的被子，一只手拿着被子

的一角堵在嘴上，似乎在压制着惊叫一样。她一头乌黑的短发散在脸上，几乎遮蔽了苍白的脸，一双巨大无比的眼睛，没有焦点地看着前方。

他进来并没有惊动这个女人，她的眼睛眨都没眨一下，浑身像僵硬了一样，纹丝不动。他没有马上说话，因为至少要使自己慌乱或者说惊惧的情绪稳定下来。

“你是马奎的老婆……家属吧？”他的声音很小，但他看到那个女人的眼睛，也许是瞳孔闪动了一下。“耳朵很灵嘛。”他不由得想到。

女人没有回话，还是原来的那副样子。“我是县公安局的，负责调查你们家死人的事。”这也是他的一个缺点，说话从来是很难听的。女人还是没动。

“说说情况。”他没有理会女人的反应，只是继续问道。这次他的声音恢复了往常的强度，虽然不大，但很清晰。女人动了动身子，眼睛没有转向问话的人。

“他们是咋死的？”他提高了声音问。女人缓缓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。如果换上另外一个人，一定会暴跳起来。这些县公安局干刑警的，一贯是性情急躁，对老百姓也不讲什么客气。但他不同，他是个温和的人，有教养，虽然只是高中毕业，但在那时那地他就算是知识分子了。那时的人和现在不一样，重视知识，对拥有知识的人就更是尊重了。他是受人敬重的，他的礼貌更是为人所称道。

他仔细看了看那个叫高丽华的女人，虽然打击使她的相貌变化得让熟人都几乎认不出来了，但她依然是漂亮的——丰满的嘴唇和当时并不时兴的大嘴，充满了性感的诱惑，雪白的脸庞轮廓清晰，除了脸稍微有些宽之外，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她似乎察觉出对方在注视她，脸上现出骄傲和一丝得意的神情。这是一个美丽女人的习惯，就是在这样的变故面前，习惯的力量还是那么强大。她动了动，似乎被这凝视的眼光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了。

“他们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？”

“嗯？什么样子？”高丽华的脸上带着些诧异，这反而使她雕像般的脸生动起来，活力似乎恢复过来了。

“就是死了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
“吃完饭就……”高丽华瑟缩了一下，恐惧挤满了她的脸。

“不要害怕。你没有见过死人吗？现在我们在调查，你要配合我们。是刚吃完饭就这样了吗？”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冷静，但却让人感到了无形的压力。

高丽华的肩膀微微动了动，像是怕冷一样。

“吃完饭差不多一袋烟工夫，我就听马奎在喊，还听到门‘咯噔’响了一下，还听到像是有人摔倒了动静。我就跑出去，一看，马奎躺在外屋地上，浑身直抽，我就抱着他问‘咋的啦？’他光摇头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抬头往外面瞅，俺兄弟也趴在门边。这时候马奎推我，还指着屋里，我本来身子都软了，腿只打哆嗦，可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劲儿，我真就站起来了，走到里屋，就看见俺爹、俺娘成那样了，我眼前一黑，就过去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好像听到外面有狗叫，我就站起来，走到外面喊了人。”

“你没和他们一起吃饭？”他略显诧异地问道。

“是在一起吃的，不过我先吃完了。我吃饭快。”他还是没有眨一下眼睛，高丽华就接过来说。“是个聪明的女人。”他判断道。

“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吃的是一样的饭，你怎么会没事呢？”他停顿了一会儿说。

“这……”高丽华脸上也布满了疑惑，“就是呀，可我确实是吃了呀。”他俯下脸看着高丽华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高丽华的声音比刚才要清晰，但还没有到发怒的程度。他当时和后来都是这样解释的，这件惨案对一个女人来说太过于残忍，她已经失去了情绪激动的力量。

“人都死光了，没法证明呀。”他用显而易见的遗憾口吻说。高丽华沉默了。他看见泪水从这个女人的大眼睛中消失了，像是被火烘干的湿衣服的痕迹一样。高丽华在努力想着什么，她的面部肌肉紧张地绷着，上嘴唇咬着下嘴唇，咬得很紧，使面颊上的两个酒窝显露出来。看样子她的思维回到了有逻辑的状态，有时焦虑能使人更敏感，思维也更活跃。

“我想起来了。”她忽然喊道，声音很大，让他吃了一惊，“我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大家伙一块儿吃饭的时候，邻居家的郭武来过，他看见我吃饭了。”郭武确实是马家的邻居，外号郭老蔫儿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。

“噢，他怎么在你们吃饭的时候来了？”

“是借菜刀使使。临要做饭了，才想起菜刀把早间就坏了。这家人就这样，他那个媳妇，不立事……”到底是女人，任何时候都要说些无聊的话，但她的语气里没有恶意。他赶快截住了话头：“待了多长时间？”

“没多会儿。我们让他吃点儿，他说不吃，我就下炕去外屋地，给他取了

菜刀，他就走了。喂呀！”她又叫道，“要是他吃了俺家的饭，也得这样……不，不能呀！我也吃了，咋就没事呢？”她忽然沉默了，像是在想什么。

“我听说，你过去也有过这么一次，差点儿没命了？”他想起刚才村民们反映说，高丽华曾经中过毒，也是口吐白沫、浑身抽搐，但县医院给救过来了。不过，中的什么毒，是怎么中的毒，医生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但高丽华却坚持认为是他们几家用的井水有问题，家里人不相信，她却坚持自己的看法，并且从那以后，她就到远处的井里打水，还买了自己用的水缸，拒绝和家里人喝一样的水，家里人也拿她没办法。他觉得这事有些蹊跷，就问道。

“嗯。”高丽华轻声说，她的思绪似乎在另一个地方。

“那是怎么回事？听说你自打那以后，就自个儿喝自个儿的水，和家里人分开了。”他大声地说。这是从他询问以来声音最大的一次。

高丽华似乎被惊醒了。“是，是，是。”她连忙说，“可那是因为水。我觉得我们家这口井的水不好，就跟家里人说了，他们不听，说我发神经。连屯子里的人都说我坏话，好像我魔怔了似的……啊，对了，这回兴许是水……对，我看肯定是因为水的事。不是饭，是水，是水呀！”她叫道，似乎在呼喊着最终证明她是对的，她是真正的预言家。但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知道这时夸耀自己的先见之明是不合时宜的。她胆怯地看看他，好像怕他生气似的。但他只是笑笑说：“这我们要查的。行，今天就问到这儿，以后有啥还得找你。”他戴上警帽，又说，“好好歇着，反正人都死了，伤心也没啥用了。”他看了一眼高丽华，她的眼睛又湿润了。

他出门后，立刻着手进行技术上的处理。他把饭菜都包了起来，用的是牛皮纸，那个时代没有现在这种塑料薄膜。然后他又亲自从马家的水缸和井里各打了些水，装在两个军用水壶中。他想了想，又让人从高丽华自己用的小水缸里打了些水，也装在一个军用水壶里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继续思考了一阵，认为没有什么遗漏了，就满意地坐上警车回县城了。这时候县医院的救护车也来了，公安局只有法医，没有救护车。救护车上跑下来几个穿白衣的医生和护士，煞有介事地跑进去，又虚张声势地把几具尸体都抬上了车。那种严肃和紧张的工作作风，把乡下人吓得比刚才看到死人还紧张。他却拿出烟来吸着，若无其事地等着这一切结束。“嗯，再验验尸体。我就不信，查不出什么来。”他信心百倍地想。

但他这个倔强、自信的人却遭到了从事警察工作以来的最大打击，而且以

后也再没有遭遇到这种让他窝囊、郁闷、愤怒、萎靡的案件。县公安局技术科对他拿来的样品进行了详尽地检验，结果是没有任何有毒物存在。水是那么干净，不用烧开就可以喝；饭菜不过是一般的农家菜，没有动物脂肪，富含维生素，能给人以营养和能量，让他们继续将体力消耗在永无穷尽的庄稼活中。

我国的公安机关是重证据的，一张化验单就将他彻底摧毁了。多简单！即使不是明眼人，也能明白，被毒死的可能性几近于零。但他不相信，因为他的疑问更简单：人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死，何况是灭门这样的恶性案件。他只好把希望放在了法医验尸上，但法医的回答也是同样的，在尸体里没有查出有毒物质。这并没有让他彻底绝望，因为他知道局里，甚至县医院的技术力量不行。于是，他要求从省里或者更高一级的部门请真正的专家来。局里看他红着脸，额角上青筋暴露的样子，就同意了。但不是从省里，更不是他野心勃勃地想到的公安部，而是地区公安医院的一个法医。不过，他对此没有意见，因为这个人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专家，省里，甚至公安部都请过他。

这是个态度温和、不苟言笑的人。他仔细检查了尸体的内脏器官，没有异常。不过，他是个真正的专家，凭经验他知道这应该是中毒的症状，而且很可能是某种生物毒。但他比任何公安人员都重视科学的检验，没有确凿的化验结果，他的嘴比银行的金库大门关得还紧。他摇着头，对眼睛里希望光芒熄灭的郑重义说：“真是怪事……”但他多年的习惯立刻让他闭住了嘴。他等了一下说：“结果是正常的，没有发现有毒物质，这是所有的化验结果。”

郑重义早就看出出问题了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像吵架一般地说：“你就敢说死了？”

“这不是我说死不说死的问题，化验结果正常，我就不能说什么。”

“那他们是怎么死的？”

专家愣住了，他知道眼前这个人说得有道理，但他却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他也停了半晌，才说：“任何药物，包括毒品，在人体内的效果都有半衰期，就是过一段时间，药效减低，即在人体内逐渐消失。有的药半衰期很快，也许当我们检验的时候，药在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，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查不出来。食物和水嘛……也没查出来啥。可是……也许咱们这儿的设备不行。”郑重义仔细听着，眼睛又亮了起来。

“那要是送到部里化验会查出来吧？”

“恐怕不行，我知道部里的设备，也查不出来。”他看了一眼郑重义，说，